

而現在，他找到手握證據的人，卻發現他瘋了。

路卡盯著靜止的泰特斯，心裡感到詭異又心慌。他自從踏進醫院就已經完全相信修女說的那些小說情節是真正發生在現實生活的，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沒有人逃得出去。大門沒有鎖，窗戶沒有被封住，他們是被什麼東西影響認知，認為自己出不去。

群體性心因性疾病。

路卡腦中閃過這個詞。他曾在分析邪教組織的文獻中看過這個詞，信眾會在環境影響下發展出不同於常人的邏輯，他們往往對教主深信不疑，教主甚至可以教唆父母毒殺自己的孩子。

就像瓊斯鎮。

他非常肯定這裡發生類似的事，然而那些被稱為不可名狀的物質對人類的影響顯然比吉姆·瓊斯還要恐怖，不僅可以殺害同類，還能看到幻覺，泰特斯如此，路卡亦然。他也看見屍體變成蒼蠅，蒼蠅的眼睛膨脹裂開，一隻蝴蝶破蛹而出，翅膀上是鮮紅的眼睛。

甩甩頭，路卡拍拍泰特斯的臉，嘗試叫醒泰特斯，然而泰特斯怎麼樣都沒有反應，正當他猶豫該如何是好時，上方傳來重重的關門聲，以及急促的腳步聲。

路卡心下一驚，抬頭往上放望去，就與一名穿著藍色工作服的男護士對上眼。

「你……啊，泰特斯！」

男護士突然跳下台階，掠過路卡身邊後伸手一抓，剛好抓住正往後倒的泰特斯的手，筆記型電腦咣當咣當滑落到階梯下，路卡也嚇了一跳，趕緊幫忙把泰特斯拉到平台上，他們蹲坐在地，路卡看著男護士確認泰特斯還有呼吸與心跳後，從腰前的口袋拿出一支筆燈，熟練的撐開泰特斯的眼瞼，測試光反應。接著他用筆燈壓住泰特斯的指甲連接處，泰特斯手劇烈回縮，另一隻手想去撥開疼痛源頭，男護士鬆了口氣，對路卡說：「他只是暈過去而已，我們先把他帶回去吧。對了，你是泰特斯的朋友嗎？」

「我是路卡·奧爾森，是記——」

「噢，我知道你是誰，私家偵探，伯爵說過你會來，要我們確保你的安青。」男護士微笑道：「我帶你去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幫我扶泰特斯嗎？」

「……當然。」路卡回以微笑，心裡不明白，卻也只能答應，至少對方看起來暫時沒有惡意。

兩人一同回到十樓，腋下夾著筆記型電腦的路卡驚訝地發現，這裡相較於大廳的混亂，反而一片祥和，大家都有條不紊地分擔工作，有人看守入口，有人到處巡視，也有人席地而眠。窗外一片漆黑，深處隱約傳來發電機運作的聲音，男護士豎起食指表示噤聲，然而兩人蹣手蹣腳地走到走廊末端，那是一間漆黑的病房，除了一盞搖曳的燭光外再無光源。

路卡見到床上的身影後，心頭一緊。他不用過問，只要看見那瘦弱的身軀，裡頭充盈的物資與配槍的女人，便知道那個孩子的身分。他儘量保持面無表情，不讓他們發現異樣，可他雙眼依舊忍不住發光，像是在雪地裡看到兔子的郊狼。

小伯爵。他果然還活著。

>>

泰特斯醒來後，發現手背上被打了一條點滴，上面掛著5%葡萄糖0.9%食鹽水注射液，他呻吟一聲，從病床上坐起來，才發現自己躺在小伯爵旁邊。

黑暗中，他依然能看出小伯爵的臉色慘白，胸膛隨著呼吸器設定的次數起起伏伏，他身上沒有小孩子身上獨有的清甜香味，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汗臭與濃重的藥味，聞起來像抗生素。

泰特斯嘆了口氣，翻身下床，他在燭火旁確認點滴沒有任何藥物造成的混濁後，便掛上一根下方有輪子的移動式點滴架，讓它繼續滴。

病房內沒有任何人，安靜得很詭異，確認槍還在身上，泰特斯面對大門回想：他最後的記憶是路卡·奧爾森的身體在他眼前裂開，裡面鑽出綠眼睛的何塞，臉卻是吉兒的樣子，他看見吉兒站在他面前，撕開他的肚皮，就像愛麗絲鑽進樹洞般，八歲女孩整個人塞進他的肚子裡。

他卻不由自主感到溫暖，好像她本就該在那裡一樣。

接著他眼前一黑，沒了記憶。

他沉默片刻，彎腰提起提燈，在病房內翻箱倒櫃，過了幾分鐘，才從房間角落的衣櫃上方找到一個行李箱，至少29吋，放一個男孩已經足夠。他把行李箱推到床旁，彎下腰時看見床底有一片乾涸的血跡。

泰特斯面色一凜，他直起身子，拿出依然在自己腰間的手槍，一步一步往病房門口走去。他下壓把手，還沒出力，門就像被重物壓住一樣往內推。隨著房門打開，一具失去下頷以上的屍體倒在泰特斯面前，那瞬間，泰特斯呼吸變得急促，那身護士服，身高，後頸殘留的髮絲，還有祂抱著的霰彈槍，她是麗莎，兩位特別護士之一。

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走到門邊朝走廊望去，看見一地狼藉，他才確定十樓也沒能幸免於難，樓梯間的門敞開，走廊上已經沒有人，窗外漆黑一片，近看才發現是密密麻麻的蒼蠅擠在窗戶上，它們嗅到腐肉，爭先恐後地想從窗縫裡擠進來。泰特斯回頭把麗莎的屍體拖到病房內，與戴環者共處一室，應該能避免那些東西找上門，他拿走麗莎的霰彈槍，確定子彈，熟悉槍身結構後，他再次踏出病房，尋找路卡、克萊恩與艾瑞特。

剛走到護理站，他就在電腦旁邊找到艾瑞特的屍體，他的頭從正中央被斧頭劈開，腦組織稀碎滑落，血液噴滿護理站與天花板，因為當頭骨失去作用的前一刻，心臟與腎上腺素仍風雨同舟，奮力加壓試圖拯救自己，那些血在頭骨裂開的一瞬間以高壓迸發，噴濺的距離往往比常人想像得遠。

泰特斯撇開臉，忍住胃裡的翻湧，走過艾瑞特尋找其他人，他翻遍整層樓，卻沒發現任何人，大人與小孩都不見了，只剩他和小伯爵，與兩具屍體，綜觀十餘年的驅魔經驗，他也沒見過這種場景，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連不可名狀都不在？他一面張望，一面思考著。

也許不可名狀攀附著某人進入，開始一場單方面的大屠殺，所有人爭先恐後逃離擁擠的十層，那個人是誰？據舊日月宗的統計資料顯示，不可名狀會先從宿主親近的人開始殺害，他唯二能看見的屍體就只有艾瑞特與麗莎，那麼那個人的名字也顯而易見。

他與小伯爵共處一室而幸運逃過一劫，其餘的人在失去自我意識的克萊恩開始殺害他們前離開十層，那麼克萊恩多半也追著活人下去了。不過下去也是死路一條吧？除非其他樓層的驅魔人已經整理出安全區了。當他冷靜下來思考後，邏輯思考的介入讓他生產恐懼的杏仁核終於安靜下來，當他再次看見艾瑞特的屍體時，已經沒有那麼反胃，只是忍不住回想起與麗莎的談話，心想他或許本就該死。

只是艾瑞特與麗莎的死亡讓他能成功帶著小伯爵活體的機率變低了，他再強壯也無法一個人帶著那些複雜昂貴的機器離開，如果克萊恩還活著，他或許能用小伯爵的血讓他清醒。擬好計畫後，他回到1012號病房，從護理車上拿出止血帶與蝴蝶針，但小孩的血管在黑暗中難以辨識，他根本無法戳中血管，而他也沒有從動脈抽血的經驗，此時，走廊上傳來腳步聲，泰特斯轉頭望去，竟見到伯爵站在門口，手裡提著一把沾血的斧頭。

「抽血不用這麼麻煩，拿兩支十毫升空針，從PICC(周邊置入中央導管)抽就可以了，很方便。」伯爵笑著說：「不要再讓他挨針了。」

「伯爵？」泰特斯瞪大眼，「韋德里安？」

「費爾南迪·韋德里安。幸會。」伯爵說：「蘇醫師自殺了，想必你已經看過她留下來的檔案了。」

「.....」

「不對嗎？我可是親耳聽到克萊恩這麼說的。他說你帶著蘇醫師的筆記型電腦，但電腦摔壞了，他沒辦法確認你看過甚麼資料。」

「你養了條很忠心的狗。」

「那是狗的基本條件，牠先有忠心，才能被豢養。」

泰特斯鬆開小伯爵手臂上的止血帶，站直身體，「我們的約定還算數？」

伯爵聞言哈哈大笑，「當然算數，我的兒子很安全，你已盡你應盡的責任，等我們出去後，錢、飛機和註冊資格都會送到你面前。」

伯爵話音剛落，泰特斯扯掉手上的針，並抽出手槍，抵住小伯爵的額頭，伯爵止住笑聲，皺起眉，「你想做什麼？」

「我想知道你們在格勒諾布爾做了什麼。」泰特斯說：「我要知道我到底是誰。」

「這讓你很困擾嗎？」伯爵面露不解，「你在來到這裡前沒有感到一絲不對勁，你身邊的人也是如此，你的記憶與精神狀態堪稱完美，連聖物都無法傷你分毫，你為什麼覺得自己需要知道真相？難道知情這種慾望也是你們的特性之一嗎？」

不等泰特斯開口，伯爵向前一步，泰特斯緊鎖眉頭，「停下，別再靠近了。」

「你想殺就殺吧。」伯爵忽然微笑，「你看看他，長得跟我像嗎？」

「什麼？」

「格勒諾布爾的雪山上有一對同卵雙胞胎，哥哥坎貝爾是戴環者，弟弟何塞是普通人，還有我們安插的祿姆戴維。在實驗室廢棄後，坎貝爾下落不明，何塞與戴維建立阿塔拉教會，收容兒童，幾年後，他們找到坎貝爾，發現他已與一名女子結婚，並有了孩子。」

「……吉兒。」

「與你手槍對準的那個，那是一對雙胞胎，一個是戴環者，一個是普通人。」伯爵聳聳肩，手裡暗自調整斧頭的角度，當泰特斯難以置信地看向小伯爵時，伯爵緩緩地走近泰特斯，「打開看看他的眼睛。吉兒的眼睛是什麼顏色？何塞的眼睛是什麼顏色？」

泰特斯嚥了口唾沫，顫抖地伸出手，摘下小伯爵的眼罩，撐開他的眼皮。當小伯爵無神空洞的藍色虹膜出現在他眼前時，他也聽見伯爵開口說：「對了，你想知道你是誰，我可以告訴你。」

當泰特斯抬起頭時，他見到斧頭凌厲的銀輝。